

楞子

汤正华

楞子从工地回来,天已麻麻黑了,回到家里挨上枕头就呼呼地睡着了。半夜三更时,一阵狂风暴雨,惊醒了睡梦中的楞子。楞子睁开双眼,脑海里浮现出老家的场景,母亲一人住在山沟塄上,屋旁小河沟涨水没?屋后那块大石头松动没?

想着想着,楞子拿起手机给母亲打电话,电话那头始终无应答。楞子急忙起身,来到窗边急得团团转,顺手推开窗户,外面瓢泼大雨,哗啦啦一声电闪雷鸣,把楞子吓得趑趄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电话打不通,暴雨还不停地下着,回家看母亲已是来不及了。

雨声越大,楞子越是害怕,担心母亲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啥的。楞子坐在客厅里一声不吭,一根接一根抽着闷烟,脑海里思绪万千:我和妻儿在城里过着小康生活,母亲你呀不听儿话,宁要守住老家那点故土受苦头,每次接你来城里生活,你却偷偷地溜回家,对故土就这么留恋吗?

天亮了,雨也消停了,楞子向亲朋好友打听了解母亲的情况,得到回复母亲安然无恙,此时,楞子才松了一口气。母亲一心想地善良,乐于助人,夏天的暴雨下阵阵、分块块,老天有眼,知道母亲一人在家不易,昨晚把雨下到别处去了。

楞子自从搬到县城周围的搬迁点上,一直对母亲放心不下。曾经打算让妻子在老家学校周围租房经营孩子上学,又能照顾母亲,可是老家山高路远,离学校还有几十里山路,这想法挺好的,但根本就顾不上母亲。

后来,楞子想方设法哄着母亲来城里居住,说孙子想念她,想晚上做梦要奶奶,写作文词造句都离不开“奶奶”这个词。母亲听儿说孙子想她了,她兴头十足地拿起手机就给儿拨通了电话,“儿呀,快回来接我上县。”

起初几十天里,母亲住得挺开心的,见啥都新鲜,县城发展速度快,迎宾大道旁的人行步道上颜色涂成青色,踏上去软软的,下雨天还能吸水,走起路来不伤脚很舒服。母亲还清楚地记得,去年人行步道上颜色是鲜红色的,踩上去硬邦邦的,伤脚得很,走上几步腿脚便酸困起来,这回走在这款绵绵的步道上,越走越想走,眼前的新风景随处可见。旁边的孙子拉着奶奶的手指东西西。

奶奶,楼房外墙颜色有变化吗? 嗯,变白了。

奶奶,路灯杆杆上挂的啥? 红红的灯笼高高挂。

孙子指向县河水体景观,指向梧桐树上的鸟窝,指向拔地而起的高楼……奶奶高兴地一一回应着。

小城的生活是有节奏的,时间观念强,到点睡觉起床,到点上下班,家里每个人都各有各的事。楞子六点多去工地,她则送娃到校后,便去早餐店打工了,母亲一人在家里,常用看电视的方式来打发时光,日子长了也厌烦。一会儿,母亲从客厅来到阳台眺望,是一座高山矗立在眼前,她不稀罕,一辈子就住在山沟里;一会儿,她从客厅来到厨房撕下一丝丝腊肉,边走边嚼,来到卧室门口,想睡不着。走着走着又来到阳台,阳台外面毕竟视野开阔,朝下看车水马龙,一道道流动的风景,母亲站在阳台上,目送着一辆辆车、一个人,直到消失在公路的拐弯处……

有时母亲想独自一人下楼转转,可又担心回家找不着方向,巷巷道道全都是一个模样的建筑风格,走进小区里还得记清楚几号几单元几楼,几个几下来,对没念过书的老人来说的确难记。每次上下电梯,母亲都是等着电梯门口有人上下就跟着上下。有时想急着下楼却没人下楼,想急着回家此时此刻却没人乘坐电梯,一等老半天,母亲自感丢人,心里感到不快。

母亲觉得白天最难熬,儿孙们都忙去了,她一人在家闲得很,连一个说话的人儿都找不到。晚上家里人回来了,聚在一起吃饭,又说又笑,还觉得其乐融融。

这样的日子过久了,母亲总觉得孤独,心里空落落的,常常坐在沙发上发呆。第二天早上,等着楞子他们都出门了,母亲便搭上去往老家方向的班车。

母亲走到离家门口道场不远处的小路上,小狗眼尖看到主人回来了,摇摆着小尾巴箭一般的速度向主人奔去,欢蹦乱跳,跟前跟后迎接着主人来到道场中央,母亲唤一声“喵”猫来了,叫一声“咯咯”鸡来了,这群小可爱们把主人围在中间,各自发出不同的叫声,纷纷表达喜悦之情,听起来是那么的悦耳动听。有的小可爱神态、动作明显比平时夸张、矫情了许多,小鸡啄主人的脚尖,小猫爬上了主人的肩头……母亲抚摸着这群小可爱,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回到乡下,母亲依旧到菜园里锄草、施肥、浇水,到田间地头看看玉米长势,到邻居家串门、拉拉家常,过着自由而浪漫,清静而又田园式的乡村生活。

楞子在城里思念母亲,母亲更念儿孙。母亲说:“城里生活我过不惯,不是儿孙不孝顺,是我享不了那个福啊!”

高山奶奶

永善

“这事不得行,绝不能收你钱。”奶奶颤颤巍巍地颠着小脚爬下石阶,深一脚浅一脚朝车子小跑过来,边跑边挥手,晃悠悠几欲跌倒,被风吹乱的头发,随着身体晃动毫无章法地跌落在脸上,让她不得不边跑边用手收落着,两只手忽高忽低地上下晃动,着实让人担心。不停停?我内心激烈地斗争着,刚刚发生的事情便浮现在眼前。

该死的老天爷今年一直没下透场雨,特别是进入五月后,不但滴雨未落,还天天艳阳高照,可劲儿地向大地展示它的热情,似乎故意和人较真儿——不是老嫌雨多成灾哩!今年就少下点试试。听说有个村子群众吃水有困难,我便决定去看看。一路上,山脚下河道里的一丝溪流被白亮亮的乱石滩挤得若隐若现,气若游丝般残喘向前。占尽地利优势的护堤树,在太阳毒辣的炙烤下耷拉着脑袋,一点儿也没占上近水的便宜。半坡上的石坎洞里,玉米苗无精打采地耷拉着,枝叶卷成了细绳,绝望地连风吹过都懒得发声。山里的雀儿们早晒晕了,半晌半晌没有响动,偶尔一两声嘶鸣也能听出热得实在恹恹。汽车似乎也被晒得蔫不拉塌,沿着乡

间小道艰难爬行着。沿途不时能看到水罐车为农户送水,听到农户家接水时哗哗的水流声和欢笑声。闲聊得知,这里地势最高,最近天旱,吃水确实困难,好在镇村第一时间已安排人送水上门,生活没受多大影响。山顶上一处树荫中露出的白墙灰瓦,牵动了我去上看看的心思。下了车刚走几步就挥汗如雨,成股的汗水流进眼里,湿透的衬衫贴在身上更为难受,我不得不一边埋怨自己平时不加强锻炼,一边自责远离农村丢了老本。山顶上的农户住得较高,屋前几条纤细的石阶小道昭示着她与邻里的联系。沿着陡峭的石阶而上进入小院,干净、整洁、静谧的环境让人眼前一亮,平添几多向往和熟稔。“来了,快进屋喝水。”我连忙调整下呼吸,这才注意到坐在场院边树荫下的老奶奶冲我打招呼,雪白的头发、清瘦的脸庞、通透的眼神、干净的对襟上衣,手上端着一只算在忙活着。“奶奶,在您这儿歇会儿脚?”早已起身帮我拿板凳的奶奶一边用手擦拭桌面一边说:“娃呀,只要你嫌弃,奶奶手脚麻利地给我倒水、让烟,一双‘三寸金莲’细碎、稳实又欢快地移动着,虽然想象不出奶奶裹在小脚鞋里脚的

模样,但从鞋与院里青石板摩擦的声音却听出了刚强和坚韧。奶奶说,她今年九十三岁了,不识字,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,有七个孙子和四个重孙,有的在外工作,有的上完学住到了城里,还有在家务农的,反正光景都过得挺洋火!说到这里,奶奶满脸洋溢着幸福和自豪,细密的皱纹里充满笑意。

奶奶说,老伴去世六十多年了,她最近只到过镇上,城里太闹住不习惯,山上眼界宽,种啥吃啥,也不带累别人。最近村上拉自来水,以后人吃水不熬煎了,可山下边那些个玉米苗、豆角苗,还有房前屋后的菜苗苗……都是农村人的命根子。说到这里,奶奶深陷的眼睛有些湿润,刚才还满是笑意的眼神里瞬间充满了对玉米苗的担忧,这一幕小时候从母亲的眼神中也看见过。得知我是管水的,奶奶话更多了:“公家修自来水,这是积福哩,这里沟沟凹凹的花鸟鱼虫都要感谢你们!”“我快入土的人啦,哪想过能吃自来水。”奶奶又说:“听说自来水收钱,我带头交,不能赖公家。”奶奶用手指了指院子四周,“对面洼里有三十亩板栗,后面沟里有一百亩连翘……都是我过去种的,都是我

的娃,是金疙瘩,养活我哩!”转眼到了晌午时分,奶奶坚持留我吃饭,或是拗不过她的诚心,抑或是想起了母亲的味道,我爽快地答应了。见我愿意留下来吃饭,奶奶特别高兴,和面、揉面、擀面、切面、捞面,一系列动作娴熟欢快,一点都看不出九十多岁老人的样子。很快,一碗漂着厚厚油花子的酸菜面满足了我的味蕾,我趁奶奶不注意把一张百元纸币压到了碗底下。送我走时,奶奶说:“娃下次你再来,就能吃上自来水。”

“奶奶慢些,小心脚下。”我一边把头伸出车窗招呼,一边让司机开快点,奶奶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后视镜里。返程路上,奶奶的白发、皱纹、眼神、“三寸金莲”以及小跑着追我的身影一直浮现在眼前,让我有种莫名的感动。这个素昧平生的奶奶,像极了高山青松挺拔不屈、高山雪莲纯洁无私、高山杜鹃傲然绽放。这个跨越两个世纪,极少走出大山的农家妇女不畏艰难,不怕阻挠,在山高水少、靠天吃饭的环境中活得如此纯朴又善良,无私又大义,通透又恬淡,到底是因了这里的人,还是这里的山水,抑或都是。

奶奶,自来水通时,一定来看你。

商洛山

(总第2355期)
刊头摄影 王江波



红楼梦的夏天

杨青梅

中国古典名著《红楼梦》中故事情节,成为这个夏天的高考题,又一次把这部经典推送到我们眼前,禁不住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天:村上村下,大人孩子,大家一起观看电视剧《红楼梦》那个火热的季节。

我中考后的那年暑假,正好中央电视台中午播放《红楼梦》,不愧为经典名著,穿过历史依然魅力无限,村里人对这部古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,都表现出空前的热情。只要《开辟鸿蒙》的乐声一响起,大家赶快放下手中事情,相互呼叫着奔去。

那时候,二十几户人家的村庄,不多的几台黑白电视机,主人常常都很热情,似乎家里来的人越多越有面子,恨不得把能坐的东西都给搬出来,我们经常去村中间的一位堂弟家看。那时候,没有手机,书籍报纸都很贫乏,电视几乎是村里人娱乐及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渠道。看电视也是大家忙碌之余,放松、了解乡邻间信息的一个沟通交流的机会吧。

村庄的7月时,田里的麦子已收进仓,洋芋也刚挖回,主要是给玉米、豆类锄

草施肥。大家既不想耽搁田里耕作,也不想错过每一集电视剧。你家某块地的玉米苗缺养分叶子黄了,他家田里杂草长过禾苗了。大家便不约而同地错开电视剧播放时间,先帮你家玉米施肥,再帮他家田里锄草。乡邻如面临一件重大事情似的,那样高度团结、密切协作。

电视机前,大家有的坐竹椅子,有的坐木凳子,实在找不出坐的东西了,就从屋外搬块石头坐下,神情专注地盯着屏幕。时而同剧中人物一起笑声四起,时而又寂静无声。在演黛玉葬花那段剧情时,随着“花瓣儿飞花满天,红消香断有谁怜?……一朝春尽红颜老,花落人亡两不知!”的乐声,人群中的雪已忍不住抹起眼泪,又怕之后被大家取笑便使劲控制着,旁边的表情悄悄递过去手帕。大家随着剧中人物的悲喜而悲喜。整个午间,村庄里飘荡着一个是一个是“一个是美玉无瑕”的歌曲,户外几乎没几个人。

那些天,整个村庄弥漫着浓浓的《红楼梦》气息。大家哼的是《红楼梦》里的歌曲,说话也模仿《红楼梦》里某个

人物的腔调,谈论的是《红楼梦》里的情节:你说凤姐太凶狠,他说凤姐是明辨是非有智慧,对坏人狠对穷人刘姥姥却慷慨相助;你说贾母一天啥心不操,他说那是一个洞察世事的老人,关心关注着大观园里的上上下下。每个人似乎都是“红学”专家。

可是时间太快,待电视由开始欢快喜庆的“霁月难逢,彩云易散”到后面悲凉伤感的“霁—月—难—逢,彩—云—易—散”时,大家的心情也由开始的兴高采烈跌落到最后的哀伤叹息,特别是王熙凤死的那个片段,让人真是唏嘘不已。

到最后一集电视剧播完,暑假也结束了。村中该上学的上学,田间暂时没什么事情,大人们也陆续离开了村子外出打工。

我要去父亲工作的城市读高中,也离开了村庄。大家这一空前团聚的盛况如《红楼梦》的剧情般,由开始的喜庆热闹到后面的寂静落寞。

高中三年紧张忙碌,加之后来家的搬迁,老家就只有常常在梦中遇见了!多年

后一次回去,儿时的一位好友还幽幽告诉我:好难忘我们一起看《红楼梦》的那个夏天。那年夏天后,即使过年,村庄都没有那样热闹过!

不久后,在殡仪馆参加老家一位长者的葬礼时,刚好遇见了堂弟。身为高三年级班主任,时间虽然很紧,但他从西安赶回来参加完葬礼,还是挤时间回了乡下老家一趟。他说在村庄上走了一圈,房屋周围已是一片芳草萋萋,他拔了屋前的草,还在曾经我们坐着看电视的石凳子上坐下抽了支烟。

堂弟说,村里人外出打工做生意,好多人已在外面买了房子;另一些乡邻也已搬到居住条件好些的川道,现在的村庄很冷清。

是欣喜还是伤感?不管怎么样,心底里总抹不去伙伴们、村邻们一起围着看电视《红楼梦》的那个无限温暖的场面——故乡留给我的最后那抹记忆,也是故乡留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季节吧!

经典一直在我们身边,故乡一直在我的心里,从来都不曾远去。



农家小院(速写) 何人可 作

